

傷寒論輯義

二

武
519
2



門武9
歸 519
卷 2



傷寒論輯義卷二

東都下丹波元簡廉夫不學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中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無汗外臺作反汗不出四字風

下可發汗篇及玉函外臺有者字

方無汗者以起自傷寒故汗不出乃上篇有汗之反對風

寒之辨別也惡風乃惡寒之互文風寒皆通惡而不偏有

無也魏其辨風寒亦重有汗無汗亦不以畏惡風寒多少

為準畏惡風寒不過兼言互言以參酌之云耳

葛根湯方

傷寒論輯義卷二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去節 外臺作四兩

桂枝 二兩去皮 外臺作桂心

生薑 三兩切

甘草 二兩炙

芍藥 二兩成 本有切字 大棗 十枚 二枚 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餘如桂枝法將息

及禁忌諸湯皆倣此 味下玉函成本有咬咀二字外臺有切字白沫玉函千金翼外臺作上沫

成本只作去沫似汗下玉函成本千金翼有不須啖粥四字外臺有出不須啖熱粥助藥發九字成和無諸湯皆倣

此五字

柯几几更甚於項強而無汗不失為表實脉浮不緊數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故以桂枝湯為主而加麻葛以攻其表

實也葛根味甘氣凉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脉而舒其
牽引故以為君麻黃生薑能開玄府腠理之閉塞祛風而
去汗故以為臣寒熱俱輕故少佐桂芍同甘棗以和裏此
於麻桂二湯之間衡其輕重而為調和表裏之劑也葛根
與桂枝同為解肌和裏之劑故有汗無汗下利不利皆
可用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東垣用藥分經不列於太
陽而列於陽明易老云未入陽明者不可服豈二子未讀
仲景書耶喻氏謂仲景不用於陽明恐亡津液與本草生
津之說左矣桂枝湯啜粥者因無麻黃之開而有芍藥之
斂恐邪有不盡故假穀氣以逐之此汗生於穀也喻設以

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無項背強几几者變為經脈振搖動惕乎此仲景之所為精義入神也

絳雪園古方選注曰即桂枝湯加麻黃倍葛根以去營

實小變麻桂之法也獨是葛根麻黃治營衛實芍藥桂

枝治營衛虛方中虛實互複者其微妙在法先煮麻黃

葛根減二升後內諸藥則是發營衛之汗為先而固表

收陰襲於後不使熱邪傳入陽明也故仲景治太陽病

未入陽明者用以驅邪斷入陽明之路若陽明正病中

未嘗有葛根之方東垣易老謂葛根是陽明經主藥誤

矣

案錢氏欲麻黃湯中加葛根名麻黃加葛根湯以與桂枝加葛根湯兩方並峙遂以去方中之芍藥為說然仍有薑棗而無杏仁未得為麻黃加葛根湯其說不可從矣

外臺秘要延年秘錄解肌湯主天行二三日頭痛壯熱

於本方去生薑加黃芩二兩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原注一云用後第四方五函

無者字下字脈經作太陽與陽明合病而自利不嘔者屬葛根湯證千金翼注一云用後葛根黃芩黃連湯

成傷寒有合病有併病本太陽病不解併於陽明者謂之

併病二經俱受邪相合病者謂之合病合病者邪氣甚也

太陽陽明合病者與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氣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寒邪氣甚客於二陽二陽方外實而不主裏則裏氣虛故必下利與葛根湯以散經中甚邪鑑太陽與陽明合病者謂太陽之發熱惡寒無汗與陽明之煩熱不得眠等證同時均病表裏之氣升降失常故下利也治法解太陽之表表解而陽明之裏自和矣方必定然之詞自謂自然而然而也傷寒無他故自然而然而下利者太陽陽明合病經中之邪熱甚胃氣弱不化穀不分清雜逆而走注所以謂之必也但以葛根湯散經中之寒邪而以不治

治利也程合病之證凡太陽之頭痛惡寒等證與陽明之喘渴胸滿等證同時均發無有先後也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併病亦如是者仍須兼脈法斷之

明理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氣湯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發表一者攻裏一者和解所以不同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熱邪且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藏寒故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此為有熱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此為有寒惡寒脈微自利

清穀此為有寒發熱後重泄色黃赤此為有熱皆可理其寒熱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玉函無太

陽以下六字按上條

成邪氣外甚陽不主裏裏氣不和氣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嘔裏氣上逆而不下者但嘔而不下利與葛根湯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氣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

去節○玉函作二兩成本有湯泡去黃汁焙乾稱八字

甘草二兩

芍藥二兩

桂枝二兩

去皮

生薑二兩

切○可發汗篇成本及諸家並作三兩是

半夏半升

洗

大棗十二枚

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白玉函作上

汪愚以既云嘔矣其人胸中能免滿噎之證乎湯中半夏

固宜加矣而甘草大棗之甘能不相礙乎或云方中止甘

草二兩大棗十二枚已有生薑三兩復加半夏半升於嘔

家又何礙斯言實合仲景用藥之旨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

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原注促一作縱○玉函脈經千金翼作遂利不止脈上有其字

傷寒論輯義 卷二

成桂枝證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虛其腸胃為熱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裏則見陰脈下利脈微遲邪在裏也促為陽盛雖下利而脈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氣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為因喘汗出也即裏熱氣逆所致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散表邪除裏熱汪云成注虛其腸胃此非腸胃真虛證乃胃有邪熱下通於腸而作泄也錢促為陽盛下利則脈不應促以陽邪熾盛故脈加急促是以知其邪尚在表而未解也然未若協熱下利之表裏俱不解及陽虛下陷陰邪上結而心下痞鞭故但言表而不言裏也柯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

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與脈弱而協熱下利不同此微熱在表而大熱入裏固非桂枝芍藥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鑑協熱利二證以脈之陰陽分虛實主治固當矣然不可不辨其下利之黏穢鴨瀉小便或白或赤脈之有力無力也錫案下後發喘汗出乃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之危證宜用人參四逆輩仲景用葛根黃芩黃連者病在表未解一句

傷寒類方曰促有數意邪猶在外尚未陷入三陰而見沈微等證象故不用理中等法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千金外臺作葛根黃連湯

葛根半斤。外臺作八兩。甘草二兩。

黃芩三兩。成本作二兩。外臺有切字。

黃連三兩。外臺有金色者三字。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

滓分溫再服。味下。玉函有呬咀字。外臺有切字。二升下。外臺有掠去沫三字。

柯君氣輕質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肅之芩

連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後內諸藥解

肌之力優而清中之氣銳又與補中逐邪之法迥殊矣

古方選注曰是方即瀉心湯之變治表寒裏熱其義重

在芩連肅清裏熱也

傷寒類方曰因表未解故用葛根因喘汗而利故用芩

連之苦以洩之堅之芩連甘草為治痢之主藥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

黃湯主之。玉函脈經千金翼身疼作身體疼千金惡風作惡寒外臺作傷寒頭疼腰痛身體骨節疼發熱惡風

汗不出而喘

柯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外束陽氣不伸故一身盡疼太

陽脈抵腰中故腰痛太陽主筋所生病諸筋者皆屬於節

故骨節疼痛從風寒得故惡風風寒客于人則皮毛閉故

無汗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氣鬱于內故喘太陽為開立麻

黃湯以開之諸證悉除矣麻黃八證頭痛發熱惡風同桂

枝症無汗身疼同大青龍症本症重在發熱身疼無汗而

喘本條不冠傷寒。又不言惡寒而言惡風。先輩言麻黃湯主治傷寒。不治中風。似非確論。蓋麻黃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重劑。桂枝湯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錢惡風。雖或可與惡寒互言。然終是營傷衛亦傷也。何則。衛病則惡風。營居衛內。寒已入營。豈有不從衛分而入者乎。故亦惡風也。鑑無汗者傷寒實邪。腠理閉密。雖發熱而汗不出。不似中風虛邪發熱而汗自出也。

案神農本草經麻黃主治中風傷寒頭痛。病源候論曰。夫傷寒病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分爭。營衛否

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強重。此邪氣在表。發汗則愈。夫麻黃發汗而主中風。既言傷寒。而又言起自風寒。乃傷寒中風。可互為外感之稱。亦不可鑿鑿以汗之有無。惡之風寒。傷之營衛。為之差別也。

麻黃湯方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〇 正
非

甘草 一兩 炙 〇 千
杏仁 七十 第 去 皮 尖 〇
第 成 本 作 个 第 乃

筒之訛。玉函千金翼作枚。去上成本。有湯字。尖下千金翼有兩仁者三字。外臺作去皮尖兩人碎千金云。喘不甚。用五枚。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味下玉函有改咀字外臺有切字玉函作溫覆出汗

錢李時珍云津液為汗汗即血也在營則為血在衛則為汗夫寒傷營營血內瀦不能外通於衛衛氣閉固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寒夫風傷衛衛氣受邪不能內護於營營氣虛弱津液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包羅一身天之象也證雖屬乎太陽而肺實受邪氣其證時兼面赤悒鬱欬痰喘胸滿諸證者非肺病乎蓋皮毛外閉則邪熱

內攻而肺氣臃鬱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營分之邪達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為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瀕湖此論誠千古未發之秘唯桂枝為衛分解肌之藥而能與麻黃同發營分之汗者以衛居營外寒邪由衛入營故脉陰陽俱緊陽脉緊則衛分受邪陰脉緊則邪傷營分所以欲發營內之寒邪先開衛間之出路方能引邪由營達衛汗出而解也後人有用麻黃而監之以桂枝見節制之妙更有馭六馬而執轡唯謹恒虞其泛軼之說豈理也哉柯此方治風寒在表頭痛項強發熱身痛腰痛骨節煩疼惡風惡寒無汗胸

滿而喘其脉浮緊浮數者此為開表逐邪發汗之峻劑也
 此湯入胃行氣於玄府輸精於皮毛斯毛脉合精而溱溱
 汗出在表之邪其盡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熱頓解不煩
 吸粥而藉汗於穀也其不用薑棗者以生薑之性橫散解
 肌礙麻黃之上升大棗之性滯泥於膈礙杏仁之速降此
 欲急於直達稍緩則不迅橫散則不峻矣若脉浮弱汗自
 出者或尺脉微遲者是桂枝所主非此方所宜也鑑庸工
 不知其制在温覆取汗若不温覆取汗則不峻也遂謂麻
 黃專能發表不治他病孰知此湯合桂枝湯名麻桂各半
 湯用以和太陽留連未盡之寒熱去杏仁加石膏合桂枝

湯名桂枝二越婢一湯用以解太陽熱多寒少之寒熱若
 陽盛於内無汗而喘者又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解
 散太陰肺家之邪若陰盛於内而無汗者又有麻黃附子
 細辛甘草湯以温散少陰腎家之寒金匱要略以此方去
 桂枝千金方以此方桂枝易桂皆名還魂湯用以治邪在
 太陰卒中暴厥口噤氣絕下咽奏效而皆不温覆取汗因
 是而知麻黃湯之峻與不峻在温覆與不温覆也此仲景
 用方之心法豈常人之所得而窺耶

傷寒類方曰此痛處比桂枝症尤多而重因營衛俱傷
 故也惡風無汗而喘者乃肺氣不舒之故麻黃治無汗

杏仁治喘。桂枝甘草治太陽諸證。無一味不緊切。所以謂之經方。

柯氏曰：予治冷風哮與風寒濕三氣成痺等證。用此輒效。非傷寒一證可拘也。

外臺深師麻黃湯療新久欬唾膿血。連年不差。晝夜肩息。

於本方去杏仁加大棗。

又療上氣欬喉中水雞鳴。唾膿血腥臭。麻黃湯。

於本方加生薑。

聖惠方解肌散治小兒傷寒發熱四肢煩疼。

於本方加大黃芍藥。

和劑局方三拗湯治感冒風邪鼻塞聲重。語音不出。或傷風傷冷頭痛目眩。四肢拘攣。欬嗽多痰。胸滿氣短。

於本方去桂。三味生用。加生薑。麻黃不去節。杏仁不去皮尖。甘草不炙。

直指方加減麻黃湯治肺感寒邪。欬嗽。

於本方加陳皮半夏紫蘇葉生薑。

舒氏女科要訣曰：會醫一產婦發動六日。兒已出胞頭。已向下而竟不產。醫用催生諸方。又用催生靈符。又求靈神爐丹。俱無效。延予視之。其身壯熱無汗。頭項腰背強痛。此太陽寒傷營也。法主麻黃湯作一大劑投之。令

溫覆少頃得汗熱退身安乃索食食訖豁然而生此治其病而產自順上乘法也

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

病骨節煩疼可發其汗宜麻黃湯案此一條出宋版可汗篇及玉函脉經千金翼正是

本論原文當在太陽篇中今本係于脫漏故諸注家未有解釋者錢氏云寒已入營豈有不從衛分而入者乎的與此條符矣乃知麻黃桂枝之別在表之虛實而不在于風寒營衛之分得此條而甚明故揭于此○又案此條出辨脉法脉上有寸口二字無宜麻黃湯四字汗下有也字

柯風寒本自相因必風先開腠理寒得入于經絡營衛俱

傷則一身内外之陽不得越故骨肉煩疼脉亦應其象而

變見于寸口也緊為陰寒而從浮見陰盛陽虛汗之則愈

矣脉法以浮為風緊為寒故提綱以脉陰陽俱緊者名傷

寒大青龍脉亦以浮中見緊故名中風則脉但浮者正為

風脉宜麻黃湯是麻黃湯固主中風脉症矣麻黃湯症發

熱骨節疼便是骨肉煩疼即是風寒兩傷營衛俱病先葦

何故以大青龍治營衛兩傷麻黃湯治寒傷營而不傷衛

桂枝湯治風傷衛而不傷營曷不以桂枝症之惡寒麻黃

症之惡風一反勘耶要之冬月風寒本同一體故中風傷

寒皆惡風惡寒營病衛必病中風之重者便是傷寒傷寒

之淺者便是中風不必在風寒上細分須當在有汗無汗

上着眼耳

案柯氏注本以辨脉此條移于麻黃症條內其釋義如
 是可謂發千古之秘超越諸注因亦移為本條之注
 本事方曰寒傷榮則寒邪入陰血而榮行脉中者也寒
 邪居脉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并與衛氣犯之久
 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
 以桂枝甘草助其發散欲滌除內外之邪榮衛之病爾
 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其衛之邪麻黃并營衛
 治之亦自有深淺也何以驗之第一卷云寸口脉浮而
 緊云云是知傷寒脉浮緊者榮衛俱病也麻黃湯中并
 用桂枝此仲景之意也○案許氏此說與柯氏之意符

矣不知柯豈不讀本事方耶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

成本玉函湯下有主

之非

成陽受氣於胸中喘而胸滿者陽氣不宣發壅而逆也心
 下滿腹滿皆為實當下之此以為胸滿非裏實故不可下
 雖有陽明然與太陽合病為屬表是與麻黃湯發汗注喘
 而胸滿則肺氣必實而脹所以李東壁云麻黃湯雖太陽
 發汗重劑實為發散肺經火鬱之藥彼蓋以喘而胸滿為
 肺有火邪實熱之證湯中有麻黃杏仁專於泄肺利氣肺
 氣泄利則喘逆自平又何有於陽明之胸滿邪錢胸滿者

太陽表邪未解將入裏而猶未入也以陽明病而心下硬滿者尚不可攻攻之遂利不止者死况太陽陽明合病乎太陽病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

其字外已解也玉函脉經千金翼作此為外解○原本有小柴胡湯今詳後九十五條小柴胡證候并加減法悉具故省

鑑太陽病十日以上無他證脉浮細而嗜卧者外邪已解不須藥也設有胸滿脅痛等證則知少陽之外邪未解故與小柴胡湯和之若脉但浮不細而有頭痛發熱惡寒無汗等證則仍是太陽之外邪未解當與麻黃湯汗之案論

中脉浮細太陽少陽脉也脉弦細少陽脉也脉沈細少陰脉也脉浮細身熱嗜卧者陽也脉沈細身無熱嗜卧者陰也脉緩細身和嗜卧者已解也是皆不可不察也程脉浮細而嗜卧者較之少陰為病之嗜卧脉浮則別之較之陽明中風之嗜卧脉細又別之脉靜神怡解證無疑矣設於解後尚見胸滿脅痛一證則浮細自是少陽本脉嗜卧為膽熱入而神昏宜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彼已現麻黃湯脉自應有麻黃湯證符合之縱嗜卧依然必不胸滿脅痛可知志愚案小柴胡湯麻黃湯不過假此以明太少之由樞而外從外而表非真與之故曰設也

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

惕肉瞤。此為逆也。千金太陽中風作中風傷寒玉函脉經千

出玉函脉經煩躁下有頭痛二字無厥逆之逆成本逆也下

更有大青龍湯主之六字方氏依黃仲理改真武湯並非

成。此中風見寒脉也。浮則為風。風則傷衛。緊則為寒。寒則

傷榮。榮衛俱病。故發熱惡寒身疼痛也。風并於衛者為榮

弱。衛強寒并於榮者為榮強衛弱。今風寒兩傷則榮衛俱

實。故不汗出而煩躁也。與大青龍湯發汗以除榮衛風寒。

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為榮衛俱虛。反服青龍湯則必亡

陽。或生厥逆筋惕肉瞤。此治之逆也。喻天地鬱蒸得雨則

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證為太陽無汗而設。與

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程脉

則浮緊證則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明是陰寒

在表。鬱住陽熱之氣在經。而生煩熱。熱則併擾其陰。而作

躁。總是陽氣怫鬱不得越之故。此湯寒得麻黃湯之辛熱

而外出。熱得石膏之甘寒而內解。龍升雨降。鬱熱頓除矣。

然此非為煩躁設。為不汗出之煩躁設。若脉微弱汗出惡

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汗不出而鬱蒸

者比也。錫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此陰陽表裏俱虛。故不

可服。服之則陽亡而厥逆矣。陽氣者柔則養筋。血氣盛則

充膚熱肉。今虛則筋無所養。肉無以充。故筋惕而肉瞤。此治之逆也。

案外臺秘要引古今錄驗載本條方後。張仲景傷寒論云。中風見傷寒脈者。可服之。活人書曰。蓋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溫。為中風候。脈浮緊。為傷寒脈。是中風見寒脈也。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大抵感外風者。為中風。感寒冷者。為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故也。此成氏注解所原。其來久矣。然風寒榮衛兩傷。尤不可信據。何則。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

汗出者。傷寒之候。煩躁亦非中風之候。雖曰太陽中風。並無中風之候。證蓋中風二字。諸家紛紜。無有的據。顯證故姑置之。關疑之例。而可已。活人云。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此乃用此湯之指南。宜無復異議也。

柯氏曰。蓋仲景憑脈辨症。只審虛實。故不論中風傷寒。脈之緩緊。但於指下有力者。為實。脈弱無力者。為虛。不汗出而煩躁者。為實。汗出多而煩躁者。為虛。證在太陽。而煩躁者。為實。證在少陰。而煩躁者。為虛。實者可服大青龍。虛者便不可服。此最易知也。凡先煩不躁。而脈浮

者必有汗而自解煩躁而脉浮緊者必無汗而不解大
青龍湯為風寒在表而兼熱中者設不是為有表無裏
而設故中風無汗煩躁者可用傷寒而無汗煩躁者亦
可用蓋風寒本是一氣故湯劑可以互投論中有中風
傷寒互稱者如大青龍是也有中風傷寒兼提者如小
柴胡是也仲景但細辨脉證而施治何嘗拘拘於中風
傷寒之別其名乎如既立麻黃湯治寒桂枝湯治風而
中風見寒傷寒見風者曷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而更
用大青龍為主治耶妄謂大青龍為風寒兩傷榮衛而
設不知其為兩解表裏而設請問石膏之設為治風歟

治寒歟營分藥歟衛分藥歟只為熱傷中氣用之治內
熱也

內臺方議黃伯榮曰此一證中全在不汗出一不字內
藏機且此不字是微有汗而不能得出因生煩躁非若
傷寒之全無汗也以此不字方是傷風此乃古人智深
識妙之處○案此說難從然無汗與不汗出不能無別
况此證陽熱內鬱必微有汗故舉似于斯

案脉微弱汗出惡風者當用桂枝加附子湯柯氏云是
桂枝症若然則脉當浮緩今脉微弱而自汗出者是表
裏俱虛桂枝不中與也

明理論曰筋惕肉瞤非常常有之者必待發汗過多亡陽則有之矣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太虛筋肉失所養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動也

注氏曰厥逆筋惕肉瞤乃為大逆之候末後大青龍湯主之句黃仲理改作真武湯方喻二家皆宗之大誤蓋此條病仲景本無救逆之法末後六字今從刪

活人書引高若訥傷寒類纂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搖動人或虛羸之人微汗出便有此證俱宜服真武湯救之○案黃仲理之說原出于此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杏仁四十枚去皮尖○枚成本作个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枚擘○成本金匱玉函千金並作十二枚

石膏如鷄子大碎○玉函千金翼外臺碎下有綿裹二字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原注一虛惡風煩躁不

得眠也外臺味下有切字取微似汗玉函作覆令汗外臺作厚覆取微汗撲之成本千金翼外臺作粉之成本

無若復服三字遂千金翼作逆明理論亦有一作逆注文○柯本汗出多者以下三十二字移前麻黃湯方後如桂

枝法下注云此
麻黃湯之禁也

柯此卽加味麻黃湯也。諸證全是麻黃而有喘與煩躁之
不同喘者是寒鬱其氣升降不得自如故多杏仁之苦以
降氣煩躁是熱傷其氣無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
以生津然其質沈其性寒恐其內熱頓除而外之表邪不
解變爲寒中而協熱下利是引賊破家矣故必倍麻黃以
發汗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薑棗以調營衛一汗而表裏
雙解風熱兩除此大青龍清內攘外之功所以佐桂麻二
方之不及也汪或問病人同是服此湯而汗多亡陽一則
厥逆筋惕肉瞤一則惡風煩躁不得眠二者之寒熱迥然

不同何也余答云一則病人脉微弱汗出惡風是陽氣本
虛也故服之則厥逆而虛冷之證生焉一則病人脉浮緊
發熱汗不出而煩躁是邪熱本甚也故服之則正氣雖虛
而邪熱未除且也厥逆之逆爲重以其人本不當服而誤
服之也煩躁不得眠爲猶輕以其人本當服而過服之也
傷寒蘊要曰大青龍湯治傷寒脉浮緊頭痛身疼痛惡
寒發熱不得汗出煩躁擾亂不安者以此汗之古人以
傷寒爲汗病其身熱煩躁無奈何者一汗而涼斯言是
也天之邪氣自外而入亦當自外出之非汗不能解也
仲景全書五文祿曰大青龍治風寒外壅而閉熱于經

者故加石膏于發汗藥中尤為峻劑。傷寒類方曰此合麻黃桂枝越婢三方為一方而無芍藥何以發汗如是之烈蓋麻黃湯麻黃用二兩而此用六兩越婢湯石羔用半斤此用鷄子大一塊一劑之藥除大棗約共十六兩以今稱計之亦重三兩有餘則發汗之重劑矣雖少加石羔終不足以相制也。

案溫粉未詳總病論載肘後川芎蒼朮白芷藁本零陵香和米粉粉身辟溫粉方云凡出汗太多欲止汗宜此法活人書去零陵香直為溫粉方錄大青龍湯後爾後本事方三因方明理論等皆以辟溫粉為溫粉不知川

芎白芷藁本蒼朮能止汗否吳氏醫方考有撲粉方龍骨牡蠣糯米各等分為末服發汗藥出汗過多者以此粉撲之此方予常用有驗又傷寒類方曰此外治之法論中無溫粉方後人用牡蠣麻黃根鉛粉龍骨亦可又孝慈備覽扑身止汗法麩皮糯米粉二合牡蠣龍骨二兩右共為極細末以疎絹包裹周身扑之其汗自止免致亡陽而死亦良法也產寶粳米散療產後汗不止牡蠣三兩附子一兩炮白粳米粉三升右為散攪令勻汗出傳之案此亦撲粉之一方也。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

發之

王函千金翼者下有可與二字
程本張本作小青龙湯發之

柯寒有重輕傷之重者脉陰陽俱緊而身疼傷之輕者脉浮緩而身重亦有初時脉緊漸緩初時身疼繼而不疼者診者勿執一以拘也然脉浮緊者必身疼脉浮緩者身不疼中風傷寒皆然又可謂之定脉定證矣脉浮緩下當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等證蓋脉浮緩身不疼見表症同輕但身重乍有輕時見表症將罷以無汗煩躁故合用大青龙無少陰證仲景正為不汗出而煩躁之證因少陰亦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之證與大青龙同法當溫補若反與麻黃之散石膏之寒真陽立亡矣必細審其所不用然後

不失其所常用也。鑑身輕邪在陽也身重邪在陰也乍有

輕時謂身重而有時輕也若但欲寐身重無輕時是少陰

證也今無但欲寐身雖重乍有輕時則非少陰證魏發字

諸家多置議然不過發汗之義耳不必深言之反晦也

舒氏曰案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乃大青龙湯之主證也

有其主證雖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即可用大

青龙湯然必辨其無少陰證方可用否則不可用也

案程氏曰小青龙湯坊本俱作大青龙余幼讀古本實

是小青龙觀條中脉證總非大青龙病空世人有傷風

兼寒之說張氏續論亦改作小青龙湯然無明據不可

傷寒論輯義 卷二 二十一 肆修堂藏板

從也。且程氏所謂古本不知何等本，恐是依托之言也。傷寒類方曰：案此條必有誤，脈浮緩，邪輕易散，身不疼，外邪已退，乍有輕時，病未入陰，又別無少陰等症，此病之最輕者，何必投以青龍險峻之劑？此必別有主方，而誤以大青龍當之者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

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不解，千金作未解，乾嘔發熱而欬，王

函，千金翼作欬而發熱，王函，脈經，千金少腹作小腹，喘上有微字，程本，噎作噫。

成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飲，則水寒相搏，肺寒氣逆，故乾嘔發熱而欬。鍼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

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此之謂也。與小青龍湯發汗散水，水氣內漬，則所傳不一，故有或為之證。隨證增損，以解化之。錢傷寒表不解，謂頭痛項強發熱體痛無汗之證，未得汗解也。心下，心之下，胃脘之分也。水氣，水飲之屬也。乾嘔發熱，太陽表證也。喘欬，水寒傷肺而氣逆也。以肺主皮毛，寒邪在表，水氣停蓄，故傷肺氣也。或利者，水溜于腸而下流也。或噎者，水氣寒邪窒礙胃中，氣不通行也。或渴，或小便不利者，水寒固閉於中焦，則下焦之陽氣不得上騰，而為津液，故渴。上焦之清氣不得下降，而為滲利，其升降之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而少腹滿也。或者或有或無，非必

諸證皆見也。前以風寒鬱熱之邪，不得外泄而煩躁，故以大青龍湯汗泄涼解之。此條以寒邪未解，水飲停蓄肺藏，傷而喘咳，並見中氣寒而氣滯不行，宜溫宜散，可發可收，故以小青龍湯主之。周素常有飲之人，一感外邪，傷皮毛而蔽肺氣，則便停於心下，而上下之氣不利焉。於是喘滿咳嘔相因而見，爾時竟一汗之外，邪未解，裏證轉增，何也？為水氣所持，不能宣越故也。况水飲停蓄者，中州必不健運，纔兼外感，遂令上逆，尚可徒以風藥上升作患乎？案噎字成注，餉同，乃引辨脈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餉為證。方氏亦云噎與餉咽同，水寒窒氣也，即是膈

噎之噎，又作饑。錢氏云噎者，呃逆也。徐大椿云內經無噎字，疑即呃逆之輕者，皆臆解也。程氏作噎者，亦未知何據也。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

芍藥

細辛

乾薑

甘草炙

桂枝各三兩

五味子半升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若湯去半夏加栝樓根三兩若微利去麻黃加芫花如一鷄子熬令赤色若噎者去麻黃加附

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且薤花不治利。麻黃主喘。

今此語反之。疑非仲景意。原注：臣億等謹案：小青龙湯大要治水。又案本草：薤花。下十二

水。若水去利則止也。又案千金：形腫者。應內麻黃。乃內杏仁者。以麻黃發其陽故也。以此證之。豈非仲景意也。○千

金：薤花。作芫花。總病論同。若噎者。外臺作若。食飲噎者。總病論作咽字。王函無且字。主喘作定喘。無此語二字。反之

下。有者字。外臺同。成本無且薤花以下二十字。

鑑表實無汗。故合麻桂二方以解外。去大棗者。以其性滯

也。去杏仁者。以其無喘也。有喘者。仍加之。去生薑者。以有

乾薑也。若嘔者。仍用之。佐乾薑細辛。極溫極散。使寒與水

俱得從汗而解。佐半夏逐痰飲。以清不盡之飲。佐五味收

肺氣。以斂耗傷之氣。若渴者。去半夏。加花粉。避燥以生津也。

若微利與噎。小便不利。少腹滿。俱去麻黃。遠表而就裏也。

加附子以散寒。則噎可止。加茯苓以利水。則微利止。案金鑑以

薤花如鷄子大。熬令赤色。為傳寫之誤。改作加茯苓四兩。少腹滿可除矣。柯兩青龍俱

治有表裏證。皆用兩解法。大青龍是裏熱。小青龍是裏寒。

故發表之藥相同。而治裏之藥則殊也。此與五苓同為治

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然五苓治水之蓄而不行。故專滲

瀉以利水。而微發其汗。使水從下而去也。此方治水之動

而不居。故備舉辛溫以散水。而大發其汗。使水從外而出

也。仲景發表利水諸法。精義入神矣。錢詳推後加減法。凡

傷寒論輯義 卷二 肆修堂藏板

原文中每具諸或有之證者皆有之。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四逆散皆是也。愚竊揆之以理恐未必皆出于仲景也。

案且蕘花以下二十字蓋是叔和語。大柴胡方後云不加大黃恐不為大柴胡湯。許氏本事方引為叔和語。此段語氣亦與彼條相類。可以證也。且玉函外臺並有此語。可見不出于後人手。

吳恕活人指掌云蕘花如無以生桃花代。

柯氏曰此方又主水寒在胃久欬肺虛。案金匱要略本方治溢飲。又加石膏治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

浮者心下有水氣。又本方治欬逆倚息不得卧。外臺秘要古今錄驗沃雪湯即本方去芍藥甘草治上氣不得息。喉中如水鷄聲。凡局方溫肺湯杏子湯之類。從此方增損者頗多。

御藥院方細辛五味子湯治肺氣不利。欬嗽喘滿胸膈煩悶痰涎多。喉中有聲鼻塞清涕頭痛目眩肢體倦怠咽嗑不利。嘔逆惡心。即本方。

醫學六要脚氣上氣喘促。初起有表邪者。小青龍加檳榔。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

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已下玉函脉經千金翼有而字此下玉函千金翼有為字

成欬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發熱不渴者表證未罷也與

小青龍湯發表散水服湯已渴者裏氣溫水氣散為欲解

也。錢與上文同義發熱不渴者因心下有水氣故雖發熱

亦不渴也服湯謂服小青龍湯也服湯已而渴則知心下

之水氣已消胃中之寒濕已去但以發熱之後溫解之餘

上焦之津液尚少所以反渴也前以有水氣故發熱不渴

今服湯已而渴故知寒水去而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句

當在發熱不渴句下今作末句者是補出前所服之湯非

謂寒去欲解之後更當以小青龍湯主之也此與發煩目

瞑衄乃解之後及不發汗因致衄者皆以麻黃湯主之之

義相同張雖渴而不必復藥但當靜候津回可也周小青

龍湯主之句是繳結上文之詞况服湯二字明明指定他

書曾易經文今仍古本讀

傷寒類方曰小青龍湯主之此倒筆法即指服湯已三

字非謂欲解之後更服小青龍湯也。案江氏引補亡

論小青龍湯主之六字移在發熱不渴字下張璐志聰

全鑑皆從其說不知仲景章法固有如此者蓋未攷耳

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玉函脉上

下有主之三

張外證未解。曾服過發汗藥可知。方外證未解。謂頭痛項強惡寒等猶在也。浮弱即陽浮而陰弱。此言太陽中風。凡在未傳變者。仍當從於解肌。蓋嚴不得下早之意。柯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緊者。便是麻黃症。要知本方只主外症之虛者。

案原本每篇重出各方。今一從成本刪之。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

杏子成本玉函千金作杏人千金翼作桂枝湯注一云麻黃湯

成下後大喘則為裏氣大虛。邪氣傳裏。正氣將脫也。下後微喘則為裏氣上逆。邪不能傳裏。猶在表也。與桂枝湯以

解外加厚朴杏子。以下逆氣。程喘之一證。有裏有表。不可不辨。下後汗出而喘者。其喘必盛。屬裏熱壅逆。火炎故也。下後微喘者。汗必不大出。屬表邪過閉。氣逆故也。表未解。仍宜從表治。於桂枝解表內加厚朴杏子。以下逆氣。不可誤用葛根連芩湯。使表邪滲入裏分。寒從熱治。變證更深也。志燕氏曰。此與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同一義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芍藥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擘

厚朴 二兩 炙 去皮

杏仁 五十枚 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

似汗成本不載此方第十卷曰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个去皮尖餘依前法

傷寒類方曰別錄厚朴主消痰下氣本經杏仁主咳逆

上氣

本事方曰戊申正月有一武臣為寇所執置舟中艤板下數日得脫乘飢恣食良久解衣捫虱次日遂作傷寒自汗而鬲不利一醫作傷食而下之一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急高醫者愴惶失措予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之法也指令醫者急治藥一啜喘定再啜

熱熱微汗至晚身涼而脉已和矣醫曰某平生未曾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是予曰仲景之法豈詐後人也哉人自寡學無以發明耳

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成本玉函解不問有者字易下有主之二字玉函千金翼無欲字

錢錢太陽中風其頭痛項強發熱惡寒自汗等表證未除理宜汗解慎不可下下之則於理為不順於法為逆逆則變生而邪氣乘虛內陷結胸痞鞭下利喘汗脉促胸滿等證作矣故必先解外邪欲解外者宜以桂枝湯主之無他法也鑑凡表證未解無論已汗未汗雖有可下之證而非在

急下之例者均不可下。王但有一毫頭痛惡寒，即為表證未解也。張下之為逆，不獨指變結胸等證而言，即三陰壞病，多由誤下所致也。柯外證初起有麻黃桂枝之分，如當解未解時，惟桂枝湯可用。故桂枝湯為傷寒中風雜病解外之總方。凡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即陽明病脈遲，汗出多者，宜之。太陰病脈浮者，亦宜之。則知諸經外證之虛者，咸得同太陽未解之治法。又可見桂枝湯不專為太陽用矣。

○傷寒選錄張氏曰：予觀仲景周旋去就之妙，窮至事理之極，尤且未肯放乎。尚言欲解外，宜桂枝湯。一其欲字。

權衡猶未放乎，更有躊躇詳審不盡之意。後之學者當反復斟酌，別其所宜，庶無差失之患。此乃臨證審決之意也。卷內凡言宜者，即同此理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故下。

成本王函有知字，王函脈經千金翼無須字，解下有其字，湯下成本有主之二字，柯本刪而反以下十四字。

成經曰：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湯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則其類矣。錢中風本應解肌不當發汗，即用桂枝湯，亦有如水流瀉而疾不除者，况前條亦有初服桂枝湯而反煩不解，必待先刺風池風府。

使風邪得泄然後却與桂枝湯則愈者可見表證未解未
 可遽用他法也醫見汗後不解疑其邪已入裏而復下之
 仍見浮脈而不愈者何也因脈浮為風邪在外不應反下
 之下之而不愈者以藥不中病故令不愈也今以脈仍浮
 故知邪仍在外幸而猶未陷入也當須仍解其外邪則愈
 矣宜以桂枝湯主之周愚案此條雖汗下兩誤桂枝證仍
 在不為壞證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
 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
 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王函脈經證作候脈經仍
 作續張璐本麻黃湯主之

五字移此當
 發其汗下

成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傷寒也雖至八九日而
 表證仍在亦當發其汗方微除言雖未全罷亦已減輕也
 發煩風壅而氣昏也目瞑寒鬱而血滯也劇作衄之兆也
 衄鼻出血也鼻為肺之竅肺為陽中之陰而主氣陽邪上
 盛所以氣載血上妄行而逆出於鼻也陽氣以風而言也
 風為陽而由氣道所以得隨衄散解故曰陽氣重故也錢
 邪之所除既微則留邪甚盛鬱而不泄所以發煩眩冒而
 目瞑也其邪氣之劇者必至鬱熱傷榮陰受煎迫血熱上
 行從鼻竅而衄矣衄則熱邪上越乃得解也柯麻黃湯主

之句在當發其汗下。此於結句補出是倒序法也。仲景於
 論證時細明其所以然。未及於方故耳。前輩隨文衍義謂
 當再用麻黃以散餘邪。不知得衄乃解句何處著落。
 案重平聲。吳云陽者兼以寒氣挾持。而其氣加重故也。
 傷寒準繩曰張兼善云太陽脉浮緊發熱無汗自衄者
 愈此一定之論也。何故復用麻黃湯以汗之。仲景豈有
 前後相反之理哉。然前條麻黃湯主之五字合當用于
 當發其汗之下。蓋以漢之文法用藥諸方皆贅于外條
 之末。且如大青龍湯證既云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
 服。服之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又以大青龍湯主之

皆此例也。

案成氏方氏喻氏程氏並謂衄後更用麻黃湯故張璠
 張志聰張錫駒汪琥金鑑皆從其說以麻黃湯主之句
 移此當發其汗下。不知此乃仲景倒句法。與此寒去欲
 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同。不可改易原文矣。

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成風寒在經不得汗解鬱而變熱衄則熱隨血散故云自
 衄者愈。方此承上條復以其更較輕者言得衄自愈者汗
 本血之液。北人謂衄為紅汗。達此義也。鑑太陽病凡從外
 解者惟汗與衄二者而已。今既失汗於營則營中血熱妄

行自衄熱隨衄解必自愈矣

三因方麻黃升麻湯治傷寒發熱解利不行血隨氣壅

鼻衄世謂紅汗者是也麻黃二兩半升麻一兩一分黃

芩芍藥甘草石膏茯苓各一兩右剉散每服四大錢水

一盞半薑三片煎七分去滓熱服微汗解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

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

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

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

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

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脉

濡故知也玉函在表二字作不得越三字無若發汗不徹不

大徹玉函脉經濡作

成太陽病未解傳併入陽明而太陽證未罷者名曰併病

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為太陽證罷陽明證具也法當下

之若太陽證未罷者為表未解則不可下當小發其汗先

解表也陽明之經循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

當解之熏之以取其汗若發汗不徹者不足言陽氣怫鬱

止是當汗不汗陽氣不得越散邪無從出擁甚於經故躁

煩也邪循經行則痛無常處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

可得而短氣但責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內經曰諸過者切之瀯者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是以脉瀯知陽氣擁鬱而汗出不徹注此條雖係二陽併病其實太陽證居多始則太陽經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成併病此作首一段看雖續得微汗不惡寒然太陽證不因微汗而罷故仍可小發汗此又作一段看設其人面色緣緣正赤此兼陽明邪熱鬱甚於表當解之熏之此又作一段看若此者終是初得病時發汗不徹之誤以至因循而當汗不汗其人陽氣怫鬱而面赤猶不足言也當見躁煩短氣渾身上下痛無定著此雖與陽明併病而太陽之邪不少衰也故云

然原文語意未大明故未審定為何是也

脉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乃玉函作而

程經曰諸脉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言邪氣在表也法當汗出而解無疑矣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唯損其胃氣虛其津液而營血虧乏可知其人尺中之脉必微夫寸主表尺主裏今脉雖浮數而尺中則微是為表實裏虛麻黃湯之伐營為表裏俱實者設豈可更用之以虛其裏乎須用和表實裏之法治之使表裏兩實則津液自和而邪

無所容不須發汗而自汗出愈矣。錢身重者因邪未入裏。誤下而胃中陽氣虛損也。凡陽氣盛則身輕陰氣盛則身重。故童子純陽未雜而輕儼跳躍。老人陰盛陽衰而肢體龍鍾。是其驗也。誤下陽虛與誤汗陽虛無異。此條心悸與發汗過多。又手冒心之心下悸同一裏虛之所致也。魏程注謂須用表和裏實之法治之。亦足匡補仲師之法而未出方。愚謂建中新加之屬可以斟酌而用。要在升陽透表。溫中和裏而已。

案張璐金鑑並主小建中湯。周氏引東垣亦主建中。然東垣說未知何書載之。錄侯後考。

更發汗則愈。此又作一段。看不徹者不透也。不足言者猶言勢所必至。不須說也。魏緣緣者自淺而深。自一處而滿。面之謂。古人善於用字。故取象至妙。周躁煩以下種種證候。不過形容躁煩二字。非真有痛。故曰按之不可得也。傷寒選錄張氏曰。夫併者乃催併督併之義。非吞併就之理。然催併係去聲。吞併之併乃上聲。史記曰。始皇初併天下。卽此理也。夫併之理。乃前病未解。後病已至。有逼相併之義。故云併病也。經曰。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云云。如果併作一家。則仲景不具兩經之證而言也。其非併字明矣。

總病論無其人躁煩以下二十一字不徹故也下有宜
 麻黃湯四字注云古本字多差誤以從來所見病人證
 候中符合如此故改正○案更發汗喻氏云桂枝加葛
 根湯張璐云桂枝二越婢一湯程氏云不但用解劑如
 大青龍輩而且兼薰法用麻黃等煎湯從外蒸以助其
 汗張志聰云可小發汗者或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可也
 姚氏云更發其汗宜桂枝湯金鑑云麻桂各半湯或桂
 枝二越婢一湯小小發汗以和其表更用大青龍湯或
 葛根湯發其汗魏氏云風因仍用桂枝湯寒因仍用麻
 黃湯風寒兩感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諸家處方如此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
 汗何以知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疼痛王西作身疼頭痛
 脈經作身體疼痛知下

成本有之字王西作何以故此為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故
 也脈經亦有此為字及微字張璐本知然間補一其字

○錢浮緊傷寒之脈也法當身疼腰痛宜以麻黃湯汗解之

為是假若按其脈而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夫尺
 主下焦遲則為寒尺中遲是以知下焦命門真陽不足不
 能蒸穀氣而為營為衛也蓋汗者榮中之血液也為熱氣
 所蒸由榮達衛而為汗若不量其虛實而妄發之則亡陽
 損衛固不待言此以寒氣傷榮汗由榮出以尺中脈遲則
 知腎藏真元衰少榮氣不足血少之故未可以汗奪血也

柯假令是設辭是深一層者法此與脉浮數而尺中微者同義魏治之之法建中而外少陰温經散寒諸方猶不可不加意也

汪氏云補亡論郭白雲宜小建中湯次則柴胡桂枝湯愚以此二湯實祖活人書之意蓋小建中者即桂枝湯加飴糖一味但仲景法無汗者不得服桂枝又柴胡桂枝湯即小柴胡湯加桂枝藥不對證更屬不解○案張氏周氏輩並以小建中為主不若魏氏不定一方之允當矣

本事方云昔有鄉人丘生者病傷寒予為診視發熱頭

疼煩渴脉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芪令飲翌日脉尚爾其家煎迫日夜督發汗藥幾不遜矣予恣之但只用建中調榮而已至五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啜第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畧睡已得汗矣信知此事是難仲景雖云不避最夜即宜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暫時得安虧損五藏以促壽限何足貴也

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原注法用桂枝湯○玉函注一云桂枝湯脉經作桂

湯枝

程麻黃湯為寒傷營之主劑而所禁多端乃爾將令後人安所措手乎曰亦於脉與證之間五參酌之不必泥定緊之一字始為合法也脉浮無緊似不在發汗之列然視其證一一寒傷營之表病則不妨畧脉而詳證無汗可發汗宜麻黃湯

脉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程脉浮數者雖與浮緊稍異然邪勢擁遏在表可知則不必寒傷營之表病具備自不妨畧證而詳脉無汗可發汗亦宜麻黃湯

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

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

愈宜桂枝湯王函作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衛氣不和故也營行脉中為陰主內衛行脉外為陽主外

復發其汗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千金翼同脉經千金榮氣和者云云十八字作榮氣和而外不解此衛不和也十二字無榮衛和之榮吳本作病常自汗出者營氣和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注云此段舊本多

衍文今刪正

錫衛氣者所以肥腠理司開闔衛外而為固也今不能衛外故常自汗出此為榮氣和而衛不和也衛為陽榮為陰陰陽貴乎和合今榮自和而衛氣不與之和諧故榮自行于脉中衛自行于脉外兩不相合如夫婦之不調也宜桂

枝湯發其汗調和榮衛之氣則愈方此言常者謂無時不
然也程此不必其為太陽中風而桂枝湯亦宜者如今人
滋陰欬汗等類柯下條發熱汗出便可用桂枝湯見不必
頭痛惡風俱備此只自汗一症即不發熱者亦用之更見
桂枝方於自汗為親切耳

傷寒類方云營氣不和者言營氣不病非調和之自汗
與發汗迥別自汗乃營衛相離發汗使營衛相合自汗
傷正發汗驅邪復發者因其自汗而更發之則營衛和
而自汗反止矣

案靈樞營衛生會篇云營在脉中衛在脉外又衛氣篇

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
氣正此段之所根柢也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
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

千金作時時發熱湯
下成本有主之二字

汪藏無他病者謂裏和能食二便如常也程如病人藏無
他病屬之裏分者只發熱自汗出時作時止纏綿日久而
不休此較之太陽中風證之發無止時不同矣既無風邪
則衛不必強營不必弱只是衛氣不和致閉固之令有乖
病既在衛自當治衛雖藥同於中風服法不同先其時發
汗使功專於固衛則汗自斂熱自退而病愈此不必為太

陽中風而桂枝湯可主者一也。凡藏病亦有發熱汗自出，連綿不愈者，骨蒸勞熱類是也。**成**外臺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

案此條方氏以降諸家並為中風證，似非經旨。只柯琴志聰錫駒注與程意同。

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鑑傷寒脉浮緊，法當發汗。若不發汗，是失汗也。失汗則熱鬱於營，因而致衄者，宜麻黃湯主之。若能於未衄之先，早用麻黃湯，汗之，汗出則解，必不致衄。其或如前條之自衄而解，亦無須乎藥也。**程**大抵傷寒見衄者，由其人營分素

熱，一被寒閉，營不堪過，從而上升矣。**三**奪血者無汗，既致

衄，不可輕用麻黃湯，須審之又審，點滴不成流者可也。

活人書云：衄家不可發汗，汗出額上陷，脉緊急，直視不能瞬，不得眠，然而無汗而衄，脉尚浮緊者，須與麻黃湯。脉已微者，不可發汗。黃芩芍藥湯，犀角地黄湯。

江瓘名醫類案云：陶尚文治一人傷寒四五日吐血不止，醫以犀角地黄湯等治，而反劇。陶切其脉浮緊而數，若不汗出，邪何由解，遂用麻黃湯一服，汗出而愈。或問仲景言衄家不可汗，亡血家不可發汗，而此用麻黃湯，何也？瓘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緣當汗不

汗熱毒蘊結而成吐血當分其津液乃愈故仲景又曰
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血者麻黃湯主之蓋發其
汗則熱越而出血自止也

案柯本此條作傷寒脉浮緊者麻黃湯主之不發汗因
致衄注云不發汗陽氣內擾陽絡傷則衄血是奪血者
無汗也若用麻黃湯再汗液脫則斃矣言不發汗因致
衄豈有因致衄更發汗之理乎愚故亟為校正恐誤人
者多耳此執泥之說難從矣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原
便云大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

枝湯

王函作未可與承氣湯是其小便清者王函外臺並作
小便反清脉經千金翼作大便反青柯本作大便固知
王函脉經千金翼作此為二字王肯堂校本千金翼有
熱作身熱熱下有小便赤三字其小便清作若小便利

成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故宜當下若小便清者知
裏無熱則不可下經曰小便數者大便必鞫不更衣十日
無所苦也况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責邪在裏
是仍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若頭疼不已為表不罷鬱
甚於經迫血妄行上為衄也程欲攻裏則有頭痛之表證
可疑欲解表則有不大便之裏證可疑表裏之間何從辨
之以熱辨之而已熱之有無何從辨之以小便辨之而已
有熱者小便必短赤熱已入裏頭痛祇屬熱壅可以攻裏

其小便清者無熱可知熱未入裏不大便祇屬風秘仍須發汗汪若頭痛不已者為風寒之邪上壅熱甚於經勢必致衄須乘其未衄之時宜用桂枝湯以汗解之周此因發汗之後不得再用麻黃也魏此條之衄意料之辭非已見之證用桂枝湯則可不衄而解與用麻黃湯一條亦有別傷寒選錄云丹溪曰謹案外證未解不可下下為逆今頭痛有熱宜解表反與承氣正是責其妄下之過也故下文又言小便清者知其無裏邪不當行承氣又繼之曰當須發汗曰頭痛必衄血宜桂枝湯反復告戒論意甚明而注反直曰故當宜下想因六七日不大便爾雖

不大便他無所苦候表解然後攻之正仲景法也注意似未瑩○案此說與玉函符矣

傷寒類方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宜下之候頭痛有熱者未可與承氣湯太陽症仍在不得以日久不便而下也案未可二字從金匱增入傷寒論失此二字○案徐氏注解近是故表而出焉又案張志聰發汗用麻黃湯柯氏改小便清作大便圖並非也

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玉函脉經千金翼脉上有其字可更發汗玉函作與復發汗脉經千金翼作可復發其汗成本無已字湯下有主之二字
 成煩者熱也發汗身涼為已解至半日許身復熱脉浮數

者邪不盡也。可更發汗。與桂枝湯。鑑傷寒服麻黃湯發汗。汗出已熱退。身涼解。半日許復煩熱。而脈浮數者。是表邪未盡。退而復集也。可更發汗。其不用麻黃湯者。以其津液前已為發汗所傷。不堪再任麻黃。故宜桂枝更汗可也。案方氏喻氏輩。並云傷寒已解。復傷風邪。且以更為改之義。非是。更再也。玉函作復。其意可見耳。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成本無亡血二字。玉函脈經亡津液。作無津液。液下有而字。

錫此論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也。蓋汗吐下三法皆所以亡血亡津液者也。用之不當。不惟亡血亡津液。而亡陰亡

陽也。用之得宜。雖亡血亡津液。而亦能和陰和陽也。故曰陰陽自和者。必自愈。鑑凡病。謂不論中風傷寒。一切病也。其邪正皆衰。可不必施治。惟當靜以俟之。

案程氏柯氏汪氏。並謂用生津益血之劑。則陰陽自和。而病自愈。此不必矣。今審察原文語意。自和自愈。兩自字。分明不假藥力。可以見耳。方氏志聰金鑑。以陰陽為脈之陰陽。此必不然。蓋亡血則亡陰。亡津液則亡陽。陰陽即指氣血而言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玉函脈經千金翼汗下有其人二字。得作其。

成。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俟津液足，小便便利，必自愈也。汗先汗後下，治傷寒之正法也。今病未曾發汗而先大下之，既下之後復發其汗，是為汗下相反。但液重亡，案此條論必病人表裏證悉具，以故汗下相反。但小便不利，無他變也。設使無裏證而先下，無表證而復汗，則病人變證蜂起，豈但小便之不利哉。喻言下後復發汗，有俟津液自回之法。若強責其小便，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有增鞭滿喘脹者矣。故宜以不治治之。程得小便利，得字宜著眼。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玉函脉經千金翼汗上有其字

程下後復發汗，則衛外之陽必虛，故振寒而守內之陽亦弱。故脉微細能明其所以然。則雖有一應熱證相兼而來，只補虛為主。良工於汗下之際，稍失治於其初，輒不可不慎持於其後。脉證之間，各有本標，萬不可因標誤本也。柯內陽虛，故脉微細。外陽虛，故振慄惡寒。即乾薑附子湯證。案汪氏引補亡論常器之云：素無熱人，可與芍藥附子湯。有熱人，可與黃芪建中湯。魏氏云：四逆湯之屬學者，宜從其輕重而擇用耳。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

證脉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王西脉經千金翼汗上有其字渴下

有而字脉上有其字

成下之虛其裏汗之虛其表既下又汗則表裏俱虛陽王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正邪交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陰為主陽虛不能與之爭是夜則安靜不嘔不渴者裏無熱也身無大熱者表無熱也又無表證而脉沈微知陽氣大虛陰寒氣勝與乾薑附子湯退陰復陽程晝日煩躁不得眠虛陽擾亂外見假熱也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沈微身無大熱陰氣獨治內係真寒也宜乾薑附子湯直從陰中回陽不當於晝日煩躁一假證狐疑也柯身無

大熱表陽將去矣幸此微熱未除煩躁不寧之際獨任乾薑生附以急回其陽此四逆之變劑也魏身無大熱非太陽發熱並非陽明大熱也洵是陽虛於內露假亂真耳案晝間雖煩躁亦不嘔不渴更明嘔亦有寒逆而渴不容假渴亦有陰逼陽浮面赤口燥之渴但與水不能飲則真寒立見矣

案無大熱又出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大陷胸湯白虎加人參湯條並謂身微熱無翕翕蒸蒸之勢也此條煩躁與茯苓四逆湯吳茱萸湯大青龍湯方後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者同屬亡陽但不過有少異耳

案樓氏綱目。作日夜煩躁不得安眠。時安靜不知何接。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成本。切作破。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徐脈微無大熱。是外無襲邪而更煩躁。非陽虛發躁之漸乎。故以生附乾薑急溫其經。比四逆不用甘草者。彼重在厥。故以甘草先調其中。而壯四肢之本。此重在虛陽上泛。寒極發躁。故用直搗之師。而無取扶中為治耳。

柯氏曰。茯苓四逆。固陰以收陽。乾薑附子。固陽以配陰。二方皆從四逆加減。而有救陽救陰之異。茯苓四逆。比

四逆為緩。固裏宜緩也。薑附者。陽中之陽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則勢力更猛。比四逆為峻。回陽當急也。一去甘草。一加茯苓。而緩急自別。加減之妙。見用方之神乎。

盧祖常續易簡方曰。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去皮臍。然附子縱重一兩。去皮臍已不等分。況有不重一兩者乎。兼其方載乾薑既為主治之君。在附子之上。已知其不責附子之等分也。又曰。仲景一百十三方。用附子者。二十一。熟用者。十有三。必佐麻黃桂枝。大黃黃連黃芩。細辛。葶生用者。八。薑附湯。四逆湯。白通湯。白通猪膽湯。通脈四逆湯。通脈四逆加猪膽湯。四逆人參湯。茯苓四逆

湯是也。必方方皆用乾薑為正。未聞用熟附佐乾薑也。
千金翼薑附湯主痰冷癖氣方。

於本方以生薑代乾薑。

和劑局方薑附湯又治暴中風冷久積痰水心腹冷痛。

霍亂轉筋一切虛寒並皆治之。即本方

三因方乾薑附子湯治中寒卒然暈倒或吐逆涎沫狀

如暗風手脚攣搐口噤四足厥冷或復燥熱。即本方

衛生寶鑑曰身冷脉沈數煩躁不飲水此名陰盛格陽

乾薑附子湯加人參半兩治之。

張氏醫通曰腰痛屬寒者其腰如水其脉必緊得熱則

減得寒則增本方加肉桂杜仲外用摩腰膏

發汗後身疼痛脉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

兩新加湯主之。王函脉經千金翼身下有體字脉上有其字作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

錢此本中風而以麻黃湯誤發其汗遂使陽氣虛損陰液

耗竭不能充灌滋養故身疼痛而脉沈遲非傷寒脉浮緊

而身疼痛之可比也仍以桂枝湯和解衛陽因誤汗之後

多加芍藥之酸收以斂營陰之汗液生薑以宣通其衰微

之陽氣人參以扶補其耗散之元真故名之曰桂枝新加

湯然身疼痛而脉沈遲皆無陽之證而不加附子以溫經

復陽者以未如肉潤筋惕汗漏不止之甚故不必真武湯

及桂枝加附子湯救急之法也。若服而未除者，恐亦必當加入也。

傷寒準繩張兼善曰：仲景凡言發汗後，以外無表證，裏無熱症，止餘身疼一事而已。若脈稍浮盛，則為表邪未盡解。今言脈沈遲，此血虛而致然也。故加入人參生薑芍藥以益血。

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

人參三兩

大棗十二枚 擘

生薑四兩 有切字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

枝湯，今加芍藥生薑人參。

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第

二卷桂枝湯方內更加芍藥生薑各壹兩，人參三兩，餘依桂枝湯法服。玉函味下有咬咀四味四字，云作方。本煮上有微火二字，注云微火皆當後人之贅耳。

志曰：新加湯者，謂集用上古諸方治療表裏之證，述而不作。如此湯方，則其新加者也。亦仲祖自謙之意。

古方選注曰：新加者，申明新得其分兩之理而加之也。傷寒類方曰：素體虛而過汗者，方可用。

案柯氏作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云坊本作加芍藥生薑者，誤。未知何據，恐是僭妄也。

案錢氏霍亂篇吐利止而身痛不休，云注如發汗後

身疼痛脉沈遲者。此乃汗後亡陽。陽虛裏寒。無陽氣以
噓培和煖其筋骨。營血凝滯而痛。此桂枝加厚芍藥生薑
人參新加湯證也。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

仁甘草石膏湯。

杏仁玉函脉經作杏子。成本湯下有主之二字。

方更行。猶言再用不可再用桂枝湯。則是已經用過。所以

禁止也。鑑太陽病下之後微喘者。表未解也。當以桂枝加

厚朴杏仁湯。解太陽肌表而治其喘也。太陽病桂枝證。醫

反下之。下利脉促。汗出而喘。表未解者。當以葛根黃連黃

芩湯。解陽明之肌熱而治其喘也。今發汗後汗出而喘。身

無大熱而不惡寒者。知邪已不在太陽之表。且汗出而不
惡熱。知邪亦不在陽明之裏。是邪獨在肺中。肺氣滿而喘
矣。故不可更行桂枝湯。兼予觀仲景常言發汗後乃表邪
悉解。止餘一證而已。故言不可更行桂枝湯。今汗出而喘。
無大熱。乃上焦餘邪未解。當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
散之。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乃桂枝證悉具。而加喘者用之。
錢因邪熱在肺。或時有微熱。未可知也。然非若表裏有邪
之熱。故曰無大熱也。

案柯氏無大熱刪無字。云無字。舊本訛在大熱上。前輩
因循不改。隨文衍義。為後學之迷途。此說不可從。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千金名四物甘草湯

麻黃 四兩 去節 杏仁 五十箇 去皮尖 〇五枚

甘草 二兩 炙 〇五 石膏 半斤 碎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

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黃耳成本玉函千金翼升煮間有先字玉函無本云黃耳

杯五字千金翼杯作杯注云黃耳杯想係置水器也

錢李時珍云麻黃乃肺經專藥雖為太陽發汗之重劑實

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杏仁利氣而能泄肺石膏寒涼能

肅西方金氣乃瀉肺肅肺之劑非麻黃湯及大青龍之汗

劑也世俗不曉惑於活人書及陶節菴之說但見一味麻

黃即以為汗劑畏而避之不知麻黃湯之制欲用麻黃以

泄營分之汗必先以桂枝開解衛分之邪則汗出而邪去

矣所以麻黃不與桂枝同用止能泄肺邪而不至大汗泄

也觀後賢之麻黃定喘湯皆因之以立法也

千金方貝母湯治上氣咽喉窒塞短氣不得卧腰背痛

胸滿不得食面色萎黃

於本方加貝母桂心半夏生薑

三因方惺惺散治傷寒發熱頭疼腦痛

於本方去杏仁加茶葱煎服

仁齋直指附遺五虎湯治喘急痰氣

於本方加細茶萬病回春有桑白皮生薑葱白

張氏醫通冬月欬嗽寒痰結於咽喉語聲不出者此寒

氣客於會厭故卒然而瘖也麻杏甘石湯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

主之

成發汗過多亡陽也陽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病

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與桂枝甘草湯以調不足

之氣錢陽本受氣於胸中故膻中為氣之海上通於肺而

為呼吸位處心胸之間發汗過多則陽氣散亡氣海空虛

所以叉手自冒覆其心胸而心下覺惕惕然悸動也凡病

之實者皆不可按按之則或滿或痛而不欲也此以誤汗

亡陽心胸真氣空虛而悸動故欲得按也柯叉手冒心則

外有所衛得按則內有所依如是不堪之狀望之而知其

虛矣注冒字作覆字解

案悸說文云心動也今云心下悸臍下悸活人書云悸

氣者動氣也乃知悸假為動氣之總稱活人指掌云悸

即怔忡之別名未允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柯此用桂枝爲君獨任甘草爲佐以補心之陽則汗出多者不至於亡陽矣薑之辛散棗之泥滯固非所宜并不用芍藥者不欲其苦泄也甘溫相得氣和而悸自平與心中悸而煩心下有水氣而悸者迥別

傷寒類方曰此以一劑爲一服者二味扶陽補中此乃陽虛之輕者甚而振振欲擗地則用真武湯矣一症而輕重不同用方迥異

案此方與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立方之妙在于單提錢氏則云如參芍之補斂恐不可少仲景立方諒不止此或有脫落未可知也此乃後人之見耳

